深宵守候的心靈慰藉者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我的同事周婉芬在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當義工長達廿六年。這長時間的堅持，少一點毅力、愛心、耐力、理想、信念也不能成就，令我衷心敬佩！

廿六年來的無數通宵晚上，絕大部人都擁枕熟睡，或在夜店狂歡、唱卡拉OK、吃夜宵。她的晚上，就靜靜地坐在細小的房間內等候失意者的來電。

人生有高潮、有低潮，在許多幸福晚上之後，好些人會陷入不幸的境況之中，他們痛苦、傾訴無門、徹夜無眠，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甚至迷惘於應否結束生命的念頭當中。

周婉芬對我說，有時電話筒傳來的第一句是：「終於找到有人聽我說話了！」人口密集的都市，個體可以是如斯孤獨。

因為有她及上二百名義工隊友全天候輪流守在電話旁邊，隨時送上關懷與溫暖，使無數絕望者重拾希望；使徬徨於死亡邊緣的人重新擁抱生命；使孤獨者感到人生路上有伴同行。這些義工從來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他們的鼓勵而「獲救」，他們不問收穫，只默默耕耘。這令我想起周婉芬在為商電客串「有誰共鳴」節目時所播出的一首歌，其中有句歌詞：「憑着愛，我信有出路」，正正是這支義工隊的寫照。

愈來愈感到香港社會人情味冷，有些群體會將不同崗位及價值觀的人迫向死穴；常看到大吵大罵的場面；同理心愈來愈罕見。人心不古，心靈受創的人越來越多，幾時人們才學懂將心比己，從別人的角度去看問題？

難得在冷漠無情的社會中還有一股清流：在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日子裡，還有一群與你素昧平生的人等着你打進來的電話，願意耐心聽你細訴。這群從不露面治療心靈的社會義工，值得表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23892222）

荷里活電影衰落

跳出框框 蒙妮卡

經濟不景年代，電影製片商膽敢斥資一億美元，在德國柏林拍攝英國著名作家米切爾（David Mitchell）的大作《雲圖》（Cloud Atlas）。消息傳出，引起全球矚目；因為，拍攝地點選址柏林，而非稱霸百年的美國荷里活。

世人預言，荷里活的輝煌日子從此不再。

《雲》製片家阿恩特（Stefan Arndt）的X-Filme電影公司與美國華納公司有關聯，他製作的《黑客帝國》系列和德國電影《再見列寧》令他名利雙收。今次阿恩特以破釜沉舟的決心，擊敗美國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奪得《雲》書的電影版權。

最近幾年德國電影聲名大噪，直迫美製影片；得獎影片除了上述的《再見列寧》，還有《帝國毀滅》（2004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竊聽者》（2007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和《白絲帶》（2009年康城金棕櫚最佳影片獎）。相反地，荷里活電影的商業化和數碼化，令真正愛好電影的觀眾感到失望。

《雲》片是德國有史以來投資額最大的電影。據阿恩特解釋，選址柏林，除了得到德政府資助和稅務優惠，最重要的是，德國電影業愈來愈專業化。

柏林已成為「歐洲的荷里活」，每年拍片三百部，製片商來自世界各地。柏林地點佔優勢，四通八達，市容多面化。例如，前東德遺留下來的建築物，可以作為拍攝莫斯科或東歐國家的背景；柏林的現代建築物，更可以媲美倫敦和巴黎等國際大都市。

柏林的住宿和交通費等，比起倫敦和洛杉磯都便宜，節省了影片製作開銷，難怪吸引了國際製片家趨之若鶩。世人一直以為，荷里活財雄勢大，僅荷里活才有資格拍大片。如今，有錢的投資者厭惡荷里活了。

《雲》片投資者來自歐亞兩地。

中國每年有四千間電影院開業；歐洲的影業同樣蓬勃，惟獨荷里活，一池死水。

愛滋病人的隱私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近日台灣發生了一宗嚴重醫療事故，影響了許多個家庭。事緣一位媽媽本着大愛精神，強忍喪子之痛，慷慨捐出愛兒的器官，以為可以讓他遺愛人間，豈料其子是愛滋病患者，結果變成流毒無窮。先害了五位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還有直接執行移植手術的醫護人員給「愛滋血」濺到，至於負責核實移植項目的主管更聲言已有心理準備要去坐牢。

初聽這則新聞，腦海裡第一個印象，竟然是問：捐贈者會不會是一位隱瞞自己病況的「男同性性交者」（英文man how have sex with man的意譯，簡稱MSM）？結果不幸猜中！「男同性性交者」跟「男同性戀者」相關，但兩類人不一定可以等同。一者，甲男跟乙男親熱，甚或「性交」，不代表甲男正在跟乙男談戀愛。需知「男人」這種動物，是可以跟完全不相愛的人「做愛」（此為性交的同義詞）。二者，據說丙男跟丁男談戀愛，不一定要跟丁男有任何「性交」。有一位「男同性戀者」就曾聲稱他們的「性行為」不一定涉及「性交」，兩個人「四目交投」也是「性行為」。

我要這樣區分，用意只有一個，即兩人（一男一女、兩男或兩女）僅僅相愛，不可以傳染性病；但是這兩人如有性交（指一男一女的「交配」），或模仿「性交」（按生物學觀點兩男或兩女不能性交，只能模仿），有親密「接觸」而至「體液交換」才有可能傳播性病。

記得許多年前，看過一位社工的文章，談及她的當事人是個男性愛滋病患者，卻隱瞞同居男友，結果當然是不幸地多害了一個人。這位社工的結論很特別，她不責備欺騙愛人的病者，卻說是「異性戀者」壓迫的結果，令當事人不得不隱瞞云云。這就有點顛倒是非了。歐洲有些國家已經立法，愛滋病患者如果隱瞞病情而如常性交，可以視為謀殺其「性交對手」（sex partner，俗譯性伴侶）。

香港紅十字會對捐血者有「溫馨提示」，請那些曾經有「不安全性行為」的人不要捐血，而且特別為「MSM」立專項。許多年前，便有「男同性戀者活動家」（gay activists）大鬧捐血宣傳活動，指責當局「歧視同性戀者」，結果在場的醫學界翹楚「雞飛狗走」。實情這只可以算是「歧視男同性性交者」，簡化之，則可以說成「歧視男同性戀者」。因為這個「提示」並不涉及「女同性性交者」（WSW）或「女同性戀者」（lesbian）。

男用避孕套（condom，俗譯安全套）不能完全制止性病傳播，但總算聊勝於無。試想一男一女陌生人性交、濫交而擔心對方「不潔」，大可以避孕為借詞，要求使用所謂「安全套」，這就令雙方都不尷尬。但是兩男「性交」的話，任何一方提出要用「安全套」，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赤裸裸的說：「擔心你閣下有病。」這是很「傷感情」的話，自然大大打擊「男同性性交」時使用「男用避孕套」的比率。台灣這位「愛滋男」流毒社會，第一因是他隱瞞父母和男友自己患了愛滋。試問誰之過？我們「文明社會」或該檢討愛滋病患者的隱私。

戀戀甜食

百家廊 朵拉

■甜食的誘惑。網上圖片

畫好一幅作品，無論油畫或水墨，一放下刀和筆，趕快到廚房翻找，打開食物櫃和冰箱搜索，看看裡頭是否尚餘點甜味食物。

果然找到，就算是昨天吃剩的一塊水果蛋糕或一片巧克力，也一陣大喜，洗過手後，坐下來慢慢品嚐，倘若還有一杯甚麼也不加的清茶配食更為理想。

精神之後，來點細細的物質享樂，小小地慰勞一下身心。何時培養起來的習慣已經忘記，人到某個年齡，不願意多勞神，凡傷腦筋之事，盡量丟遠些，只挑有興趣的做，就這樣走進繪畫，不曾想過當畫家，成家難度高，任何家皆無分別，試過一次自動投降，不想也不敢繼續挑戰。

創作過程帶來無比歡愉的享受，這才發現享受竟也叫人精疲力盡，縱然進行的僅是慢條斯理的藝術創作，完成當兒整個人氣喘吁吁，堪比跋涉千里一般疲憊勞累。

有時懷疑自己患上心理病。

一個超愛駕駛四輪驅動車，全球到處旅遊，特愛挑戰冒險，專門朝往諸如非洲亞馬遜流域那些荒涼偏僻之地才去探險的女友，出門在外，巧克力和她永遠相隨。「可救命用。」她滔滔說着自己的經驗。

真假姑且不論，疲憊時來一塊甜品，確實即時產生提神作用。

讀汪曾祺寫他家60幾歲老保母，有個80幾歲的婆婆。80多歲的老人愛吃糖，保母回鄉探親，稱了二斤白糖當手信，婆婆愛喝白糖水的故事，叫我想起長詩《黃河頌》的作者光未然，他請作曲家冼星海為他的詩寫曲，特地送去2斤白糖。3月的延安氣候寒冷，感冒未癒的冼星海，一邊抓一把白糖送進嘴裡，一邊寫《黃河大合唱》，6天內完成這部雄渾有力、激昂深情的偉大作品。

可說是白糖的力量嗎？為了藝術作品，是否應該拚命吃糖？

一點也不愛糖，看見糖果永遠不會想要剝一個放進口裡。喝咖啡也不加糖，只添鮮奶。最初是從怕肥開始，長得矮的人一肥就生出蠢相，故爾不敢愛上糖，可是對甜品難以推卻。所有的甜品彷彿擁有一種悠閒的姿態，令人無法抗拒之餘還眷戀難捨，但必須有時間細細品味時，方用甜食。

真正原因是醫生說甜品不算好食品。既吃無益食物，應該更加挑剔。醫生強調年齡和甜品尤其成反比，愈老便得愈少甜食。對着數據永遠不會往下的年齡，一再提醒自己別讓甜成為致命的誘惑。偏偏多數老人對甜食格外鍾情。大概走到明瞭人生是苦的階段，所以要甜的才願意進口。是否企圖以咀嚼甜食，化去生命中的苦楚？

不得不點頭同意：真是有那樣期盼。

一說老人不可吃甜，又有一說男人不愛嘗甜，這一點我就不苟同。

遇見喜歡冰淇淋的男人，一起吃飯，才半碗就說吃飽。在男人裡面，那樣的份量算是少的，可是，再要叫菜他也吃不下。這時喚來冰淇淋，他便忘記自己先前說過的話，將一個高杯的三球三色再加裡邊的甜漬水果巧克力和餅乾等都吃得一乾二淨，然後笑得像小孩一樣單純，很快樂的樣子。

甜，可加深人的幸福程度吧。

據說詩人周夢蝶特愛甜，甜的地步高達：喝咖啡要5、6湯匙（我想可能寫錯，應該是咖啡小匙）的糖，就連喝可樂也還得再加糖。

有人吃驚，周老淡淡地說：可以吃得很甜很甜，也是一種修行。

確實也是。

凡不容易做到的事，全是修行。

他這話我也點頭同意。

豐子愷先生在書上說，一回他搭火車，喚來牛奶，加進三粒方糖，才發現侍者拿來時已添入甜煉乳，怎麼辦呢？

我把書放下，先自己想想：向來崇尚清淡飲食的豐老這下如何入口？

再重新翻開文章，多才多藝的豐老先生解決方案如下：「人生多苦，今天且甜它一甜吧！」

一點也沒錯，理由十分充足，不愧為惜福惜物的豐老。

著名女作家說一句「人生苦短，甜品先吃。」不是沒有道理，但給衛道人士罵。

女兒菲爾不知輕重，借用寫進文章裡，編輯回信說，上司認為這思想不值得推崇。文章下場有兩個，一是不用，二是修改後再傳來。

相信今天還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人；雖然古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卻也有那自己不做人上人，極力鼓勵別人去實踐的人。

每逢吃甜品，心裡就開始交戰。在儒家思想教育下成長，不敢放肆，所謂為所欲為，得考慮為的是什麼事，然而，來到這年齡，偶爾的甜品可以先吃再說吧？

從前看周作人寫甜食：蜜麻花、酥糖、麻片糖、寸金糖、雲片糕、椒桃片、松仁片、松子糕、蜜仁糕、桔紅糕、松仁纏、核桃纏、佛手酥、菊花酥、紅綾餅等等，觀望名字已叫人垂涎三尺，到中國果真與這些夢中甜食糕餅有緣相逢，品嚐後感覺上不是被名字欺騙，是今天的味道不如往昔吧？好多東西被不良商人加入塑化劑或其他不三不四的調味和非調味品，當然極大可能是生長在海外的舌頭，長年累月吃酸喝辣慣壞了，挑剔的味覺愈來愈難滿足。

廣東人愛甜食是汪曾祺的印象。昆明金碧路有家廣東人開的甜品店，賣芝麻糊、綠豆沙，廣東同學趨之若鶩。「蕃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塊熬的湯，這有甚麼好喝的呢？汪不明，但廣東同學曰：「好嘢！」

非廣東人的我，自聽說福建惠安外號蕃薯鄉，土地全是石頭種不出稻米，只有賤生賤長的蕃薯願意在惠安開花結果，便對蕃薯產生極大親切好感。見蕃薯糖水，定叫來嘗嘗。不會做糕點的廣東作家朋友說薯類適合做甜品，初始質疑，後來在印尼棉蘭，女作家阿理介紹泰國餐廳的清蒸木薯加椰奶，驚為天食。從此魂牽夢縈，每到棉蘭非去嘗一回。數次曼谷行，反而不遇，直至今年7月在曼谷雙峰酒店自助餐時，熱切的渴望終於獲得釋放。

甜品當然是新鮮才好吃。可是，蓄精積銳作了畫，鬆懈下來，找到昨夜的甜品，也很愉悅。一手捧着甜食一手拎杯茶，對着畫仔細觀看，為自己的作品找渣，並非易事，起碼比吃甜品為難。

文章是自己的好，圖畫亦如此。乍看大師也莫過如是，得意洋洋的錯覺下流泛出的一見鍾情，和現實中的愛情相仿，多看一眼，又再一眼，缺點逐漸浮現。懊惱這一筆太粗，悔恨那一大塊面太暗，不滿下筆當時過於輕率。可是，經過三番四次考慮才落的筆，畫作乾了以後，那些猶豫不決的線條，連接的線頭，完全分明清晰，無法隱藏。

幸好有甜食。

不知為何所有的甜品都帶一股迷人香氣，香甜食物入口以後，再喝一口清茶，胃裡起了撫慰作用，直上心頭，消解了沮喪和焦慮，感覺這清平世界，再度充滿無限希望，眼前這畫不好，沒有關係，表示進步空間仍很大，明天再來一個，畫一幅更好的吧。

經典姊妹花

杜亦有道 阿杜

影界健筆邁克在專欄寫及一九九八年央視「春晚」曾有香港名人姊妹楊濛與楊潔聯袂演唱過京劇程派名劇《鎖麟囊》，惜當年工作甚忙，對「春晚」沒有近年之留意，不知有過此一對香港名人姊妹曾作過此跨界演出，否則錄起之可作為香港史上名人之經典紀錄。因為此姊妹在香港生活成長，但卻是原籍上海妹，在港曾赫赫有名。

楊濛是姊姊，藝名夏夢，愛國電影界頂尖兒花旦，逾半世紀之「長城公主」。八十年代息影，開過「青鳥電影公司」，投資拍過《投奔怒海》等名片，也曾主演過《三看御妹劉金定》、《王老虎搶親》等多部越劇電影。但不知她曾客串過唱京劇，而且是和妹妹合演。按時間看一九九八年她們都是退休後之年了，竟然還有「央視」粉墨登場之舉？楊潔開腔更是匪夷所思，此人曾是著名中國女籃國手名將，中國最早一批體育健將級人物也，由少女青春期開始便和乃姊一藝一體分道揚鑣，姊姊成為華南第一女星，她則成國家女籃首席選手。當年一九五六年至五九年中國女籃在「民主陣營」國家中十分有名（包括前蘇聯、東德、羅馬尼亞、捷克、波蘭、北越等）。那時國家隊女籃有兩大美人三大名將，「二美人」是港人夏夢之妹楊潔和上海小姐周懿嫻，「三大名將」則加上一位李小芬，李是廣州人，球路快速凌厲，集訓和比賽時場上常和楊潔粵語對白「阿芬接波」、「阿潔入籃底」等等呼應。那時阿杜是廣東青年足球隊成員，也在體院集訓，一有女籃練習全院男生圍滿球場看美女。東歐國家則視楊潔周懿嫻為明星，當年名導謝晉便以楊潔為形象編寫了劇本《女籃五號》，並拍成電影風魅了中國廿年之久。夏夢是香港人，近年仍有人見她踪影，但這女籃美人楊潔在哪兒呢？有人說她早已移居回上海去。

「中國女籃」之後，「女足」和「女排」都曾在世界體壇做過領頭羊，只可惜近幾年後勁不繼。幾時又再出一隊令我們看得興奮又仰慕的女籃，或如以往有郎平、趙蕊蕊、梁艷的女排，那才真是「東方再紅」了。

立不敗之地

思旋天地 思旋

八月底的港股，雖然跟隨歐美股市止跌而回升，恒生指數重上二萬點，不過八月整月港股下跌一千九百點之多。基金有洗倉之嫌，甚至有被稱為基金愛股也被狂沽，股價面目全非，「殘」不忍睹。地產與股市市場相互牽連，房地產也跌。

美國總統選舉快將舉行，奧巴馬立志欲連任必先搞好弱不禁風的經濟，增就業職位。全球投資者聚焦在美國貨幣政策，所謂量化寬鬆是否會有QE3的出現。事關來自政經的信息以及投資者分析評斷所作出的決定不一，惹來市場波動，波幅大。熊牛捧場者統輸。殺完牛時再殺熊，無一倖免。

股市往常走在經濟之前，分析家多認為全球經濟在今年沒啖好食，下半年將更差。被認為是全球復甦火車頭的中國，似乎高速增長已放慢。無他者，通脹影響民生，當然要想法遏止。不可能放鬆銀根和放慢調控。如此一來，製造就業的中小企奄奄一息，無法有喘氣機會。政府施政措施要慎而思之，大有兩難之勢。

香港是國際化開放城市，就業率高，又不斷有中央政府支持。問題是，香港內部出現問題，上下重心不在搞好經濟向前發展方面，而是把精力老放在內部無謂爭拗上。其實，CEPA（8）快要出台，香港各界必須就業界需要以全局利益為重，而向港府獻謀轉向中央爭取。而中央六大項目三十六招的內涵如何充實爭取商機為港為己所用，這才是上策。要與時間賽跑與全球競爭，香港才能立不敗之地。

當月餅變成甩餅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如果這些日子您接到通知說去單位「領甩餅」，您別詫異，也別狐疑，儘管欣欣然去吧，那其實是你的中秋月餅，只是被好心領導偷偷加了一筆……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萬別讓稅務局知。為啥？當心繳稅！

話說上一周，網上最熱的焦點莫過於「月餅稅」。該詞源於北京一家媒體在中秋前夕發了一篇報道，記錄了就職於北京CBD某公司的劉姓小白領的悲催故事：話說小劉同志在扣除必要保險和公積金後，月薪四千元，日前他領到了公司的過節福利——價值三百元的月餅一盒，但沒想到的是，根據稅法，這三百元要算到個人收入中計稅，結果為了這盒月餅，劉同學必須要多繳四十五元的「月餅稅」。

吃月餅還要繳稅？雖然稅務部門已經回應說這種計稅方法早已有之，並不是今年的新產品，但月餅稅卻確實是這一次才真正走入了公眾視線，同時仰仗着微博這個強大載體，迅速發酵。短短數日內，相關微博已多達三十萬條，各大網站也都推出相關調查。

可以肯定的是，老百姓是一萬個不待見這個月餅稅的。根據新浪微博的調查，有高達94%的網民表示反對月餅稅。質疑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幾大部分：第一個，公司給員工發月餅屬於福利，已經包含了消費稅、增值稅等稅費，如果再把其算入工資計稅，不免有重複徵稅的嫌疑。第二個，中秋是傳統的團圓佳節，大家忙活了大半年好容易歇一下，吃個月餅還要繳稅，這個月餅稅即便合法也「太傷感情」。第三個，有網民根據稅法得出結論，月餅稅幾乎是完全針對企業的，那麼，大家問了，為甚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就能被網開一面？還有不少網民進行了各類計算，包括一盒三百元的月餅，真正被吃掉的成本只有五十元，剩下的二百五十元竟然都被繳了各種稅費；按照最新稅法，全國要有二千四百萬人為月餅繳稅……而在月餅稅之後，大家更擔心的是粽子稅、餃子稅、年貨稅也會接踵而至。

除了質疑抗議，網民更拋出數不清的調侃段子——這也是中國網民的特點，在逆境中永遠保持樂觀。也於是，不少「如何避月餅稅」的招數開始在網上流傳，包括本文一開頭的「甩餅」即是某單位的段子。而「月餅稅嘛也應該繳月餅，所以先切四分之一塊送到稅務局」、「臨時設個食堂，午餐提供『月餅套餐』」等微博亦是被頻繁轉發。

月餅徵稅，初衷可能是好的——要遏制隱性收入，但現在看來效果卻實在是腦殘的，因為借月餅過度福利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還只是真心地想吃一口月餅。當這種小錢都要被徵稅，當月餅都被迫變成甩餅，尤其是我們的工資根本跑不贏CPI的時候，確實有點太不近人情了。